



斯·納爾遜著

軍願志

——在西班牙與法西斯作戰的親身經歷

譯出版社

總 23 文藝 16 25開 529面

志 願 軍

斯 蒂 夫 · 納 爾 遜 著

黃景圻 郭開蘭 馮金辛 合譯

* 版權所有 *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北京初版

出版者 文藝翻譯出版社

發行人 陸 劍 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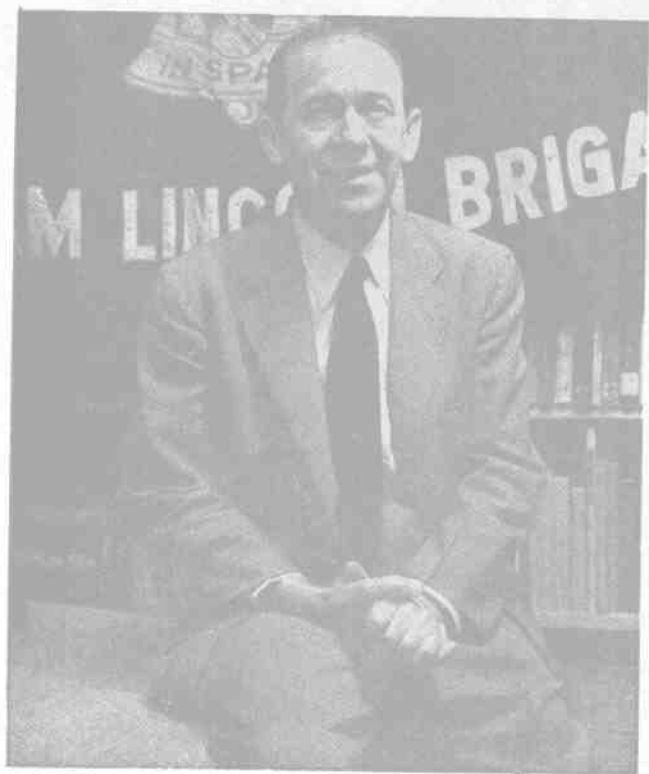
(北京·西單舊刑部街三號)

印刷者 北京市印刷一廠

(北京·西便門南大道)

印數15,000冊

定價14,000元



斯蒂夫·納爾遜

獻給

仍然健在的和犧牲了的志願軍

獻給

我的妻瑪迦麗特

獻給

約西和巴比

目 錄

引 序

約瑟夫·諾爾斯

言

遊客

巴黎的集會

同志審問

海灘熱夜

船

藍襯衫和粗藍布褲

克拉勃先生與領事

階下囚

出庭受審

願天明別太早

修道院

一〇五

八四

七三

六二

五二

四一

三〇

二〇

一〇

一

一

一

一

消沉分子.....	一三三
通天塔.....	一三〇
南方戰線.....	一三六
林肯大隊.....	一三四
在哈瑪拉的戰壕裏.....	一四三
橄欖樹.....	一四八
帶槍的廚子.....	一五五
夜間圖書室.....	一六一
巴塞羅那的五四.....	一六九
在村裏.....	一七四
一種學說破產了.....	一八四
艾爾·范塔斯梯科.....	一九一
我們進攻了.....	二〇七
戰鬥中的人.....	二二六
對部屬仁慈的上校.....	二三六
奉令後撤.....	二三九

序

作者目前的住址是：匹茲堡阿利根尼郡監獄。他住在一個四面有灰色高牆和花崗石城垛的地牢裏。鋼鐵和煤礦大王們認為這是我們當代工人階級領袖的理所當然的住所。

美國勞工史上，多的是這樣英勇無畏的男女，他們毫不吝惜地將自己的生命用於改善同胞的生活。總有一天，光輝燦爛的城市將以他們的名字來命名；其中一個傑出的名字，將會是斯蒂夫·納爾遜。

因為納爾遜就是那樣的一個人，暴虐的統治者判決他要在牢獄裏渡過他的餘生。他們硬判了他史無前例的二十年的徒刑，僅僅因為他藏有一些觸犯政府當局的書籍。冷酷的法庭記錄是這麼寫着的。在過去，宗教法庭的法官把犯這種罪的人在火刑柱上燒死。在今天的賓夕法尼亞，名之為『擾亂治安』——擾亂治安，要監禁二十年，為的是藏有一些圖書，這些圖書，誠如一個圖書館管理員在審判中作證時所說，在匹茲堡公立圖書館裏的書架上都能找得到。

這個了不起的人自己寫了一部了不起的書，書中對於人物與生活的真知灼見可以說是作者的特色。作者是一個戰鬥的無產者，他對於人類的熱情的關懷，像匹茲堡夜間鋼鐵熔爐的亮光一

樣，在每一頁上閃爍。

當他的書付印的時候，他又因為在史密斯法案下的另一次公訴而再度受到控告，這個法案是跟賓夕法尼亞州擾亂治安法同樣性質的聯邦法律。而且，從被捕起，他的保釋權利就被剝奪，看守們把他關進了黑牢，厚牆下面的地牢，祇給他吃白水麵包。

千萬別弄錯：這是一種死刑。斯蒂夫·納爾遜已經有五十歲了。政府當局希望他在刑期終了前就了結餘生。可是這些有虐待狂的人，還要想加倍的牢靠，他們天天折磨他，想使他甚至在二十年的長期苦刑終結之前就能準定死去。我們正在親眼看着一件政治暗殺的行爲啊。

美國人必須弄明白，爲什麼政府當局決心要把這個人活活的埋掉，使他不能在匹茲堡的街頭和他所心愛的煤礦工人的山溝裏行走。

斯蒂夫·納爾遜是工人階級的兒子，他體現了工人階級的力量。他具有你在礦坑和熔爐前面的人們中間所能發現的那種直率的性格和謙虛的態度。他知道他們，他們也了解他，並且愛他。他那雙坦白的眼睛筆直地、深沉地望着你，深沉得就像他寫出來的這些篇頁所表現的那樣。他的眼睛是見多識廣、吃過很多苦頭的人的眼睛。這對眼睛看見過飢餓的兒童；看見過事故發生後從礦坑裏抬上來的礦工；看見過從前線抬下來的受傷的英雄們的軀體。這對眼睛還見過更多的東西，它們還見過獻身於正義鬥爭的男男女女的英雄行爲。這個謙虛的人也是個足以自豪的人，他所足以誇耀的是他的黨和產生這個黨的階級。黨賦予了這個工人領袖以勞苦的人將會獲勝的信

念，這種信念使他沉着，使他有勇氣。他在面對敵人時所掛着的那種誰也模倣不來的微笑，就是這種信念的標記。黨使他對於那些人類的壓迫者、那些把他投入牢獄的人，抱着無限的藐視。他是一個沉默寡言、然而深謀遠慮、具有魄力的人。

斯蒂夫·納爾遜是經過一生苦鬥才獲得這種力量的。他在達到投票年齡以前好幾年就已經是一個大人了。十六歲的時候，他就在費城的屠宰場裏幹活，推着沉重的圓桶，把一大塊一大塊的肉堆到三十呎高的架子上去；一失腳就會摔傷或跌死。就在這兒，他第一次窺見了人生的真諦：這是他的大學年代。他常想起那時身邊的一個工人，「一個三十五歲的老頭子，」這個老頭子向這位少年吐露說他再也撐持不住了，要是老闆發現了會開除他。於是斯蒂夫替這個人爬上架子（他整個一生都在替別人爬架子）。但老闆却真的發現，真的把那個精疲力竭的工人開除了。『那天正是聖誕節，與人為善的日子，』斯蒂夫回憶說，一想起三十年前的一個平常的悲劇，他的眼光就會陰暗下來。

斯蒂夫，一個血氣方剛的年青人，驚奇不解地在費城工業區的街上走着，提出問題，尋找答案。在鋼鐵、汽車以及煤礦工業的城市裏幹着同樣繁重的活計，看着同樣平常的悲劇的那些年月裏，他得到了答案。他成了工會會員，他把無數的夜晚用來吸收人們加入他的隊伍。就這樣，他漸漸確信：工廠按理應該屬於那些在裏面幹活的人，土地應該屬於那些在上面耕種的人。

那些飢餓的年代——從一九二九年開始的危機，使他名聞全國。作為一個失業工人的組織者，

他的生活老是在一個圈子裏打轉：開救濟會、被捕、在警察局裏遭受毆打、隨後因爲工人的遊行示威又被釋放出來。他的勇敢的妻子瑪迦麗特曾經講過一個表現那些日子特點的故事。「我記得，看見斯蒂夫和好幾百礦工的妻子兒女一道，從威克斯——拜里的煤礦公司的軋煤機那兒跑下山來。他們手裏拿着空瓶子。他們叫喊着：『我們要牛奶。』」礦工的家庭就這樣開始得到牛奶，開始得到一籃籃的救濟品，而且失業保險也成爲全國的一條法律了。這主要應歸功於斯蒂夫所隸屬的黨的卓越的工作。他是一個懂得怎樣爭取勝利的戰士。

接着，西班牙事件爆發了。這個匹茲堡人聽到了馬德里的呼聲。像到處的好心人一樣，斯蒂夫當西班牙人民在一九三一年投票選擇一個共和國政府時是滿心高興的。波邦王族的最後一個皇帝亞豐瑣在選舉揭曉時，棄位而逃。反動的潮流與進步的潮流洶湧迴旋。一九三三年，封建貴族重新竊取了政權，當一個名叫佛蘭瑟斯科·佛朗哥的將軍領着他的外國騎兵攻打手無寸鐵的阿斯都里亞礦工時，塞萬提斯所說的西班牙的沉默的城市的街頭便被血染紅了。成千成萬的男女和兒童被馬刀砍倒；三萬人受到了監禁。他們都是反專制反法西斯的各黨各派的成員。

一九三六年七月，人民在選舉中獲得了一場偉大的勝利。人民陣線的政府是所有主張共和的黨派——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的一個聯合政府，他們同意爲了在西班牙實行民主改革的共同目標，拋棄彼此間的歧見。

家財萬貫的貴族們不承認人民的投票，圖謀用武裝和暴力推翻政府。他們的代表們去和希特

勒和墨索里尼勾結，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保證出飛機、武裝和金錢。他們就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發動了叛亂。沒有武裝的羣衆擁到街頭擋住了叛徒們的大砲。可是墨索里尼用船運來了坦克和軍隊。希特勒的禿鷹機隊、容克式和米賽斯米特式的飛機也飛過歐洲，交到了佛朗哥手裏。這是侵略，同時也是叛亂。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全世界爲自由而戰的志願軍們聽到了共和政府求援的呼聲。現代的拉斐德們開始越過比利牛斯山^①，組成了國際縱隊。他們來自三十一個國家，來自世界各地，代表着一切反法西斯的黨派。他們人數雖少，却構成了一股鼓舞全世界的巨大的道德力量。他們促使人類提防法西斯對於一切國家——包括我們自己的國家在內——的和平與獨立的威脅。這些志願軍大大地促成了後來在二次大戰中戰勝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佛朗哥各種反法西斯力量的團結。

本書描述斯蒂夫作爲美國志願軍的一位領袖，爲共和政府，爲西班牙的合法政府戰鬥的生活。西班牙戰爭中雖然犧牲了許多好人，但却有一些永遠磨滅不了的輝煌事蹟。斯蒂夫·納爾遜從普通戰士一直升爲第十五縱隊的一個中校，這個縱隊包括三千個美國人，其中犧牲的有一千八

● Cerveras——西班牙作家（一五四七——一六一六），小說唐吉訶德的作者。——譯者註。

● Lafayette, Marquis de——美國獨立戰爭時志願前往援助美國的法國軍人和政治家。——譯者註。

● 法國與西班牙交界處的一座大山。——譯者註。

百人。共和國政府很尊敬這位匹茲堡人：一九三六年國防人民委員會在馬德里出版的第十五縱隊的正史中，有一整章專門談到他。『納爾遜總總是出現在最危險的地方，』共和國政府這樣說，『他冷靜而沉着，他樹立了一種榜樣，鼓舞了部隊的士氣，使他們能經得起最激烈的戰鬥。』

我在著名的柏爾蒙特戰役之後來到前線，聽到戰士們談起斯蒂夫，這時他已被法西斯的槍彈打傷了。他們講到他的毫不做作的英勇氣概，講到他的堅忍不拔，身為高級軍官，却過着他們的生活，嚐受他們的困苦，於是我不覺了解到爲什麼在阿拉貢戰役時，火線上會傳遍了這樣的呼聲：『別讓他們打中斯蒂夫。』我聽見人們談到他對他們的福利不斷關懷，談到他的大公無私和他去了解他們的需要的那種不知疲倦的精力。他們在大砲的閃光中談到他的微笑和永不低落的興緻，談到他對他們的信心，而他們也同樣地回報了他。

他在那場戰爭中的經歷是一篇歷史，同時也是一篇文學作品。他的著作反映出他對於生活、對於生活中的一切有意義的細節都具有一雙慧眼：他用一個天生的小說家的技巧重新把握了現實。人們正像他們生活、夢想、戰鬥、和死去的情形一樣地活現在他的書裏。他寫得精人的簡練，每個字就像子彈一樣直截有力。雖然書中所講的是人們在戰爭中的故事，但這也是一個談到偉大的愛、偉大的諒解和必勝的信念的故事。而且，全書都滲透着這種精神。雖然西班牙這次是打輸了，戰敗了，但作者知道它終將獲勝，而那些戰鬥過、犧牲了的人，將是勝利者。

本書的讀者會更易於了解斯蒂夫今天在匹茲堡的鬥爭的史詩，認識到他爲什麼能在這些審判

中表現出這樣的力量。這位在柏爾察特戰鬥過的人，獨自英勇地站在被告席上，不得不替自己辯護。匹茲堡和匹茲堡附近的七百個律師，沒有一個願意受理他的案子，雖然他一一請過他們。

審判他的法官是一個建立當地的警衛團一類的組織——反共美國人協會的創始人，這個協會遠在這次起訴以前就會要求逮捕納爾遜了。控告斯蒂夫的主要證人是審判長的一個同僚，同一法院裏的法官邁克爾·馬斯曼諾，他是在墨索里尼的大學裏唸的法律，一個臭名遠揚的政客。這位主要證人曾經帶領一個黑衫黨之類的警察抄查過納爾遜的辦公室，沒收了擺在那兒出賣的所有的書籍和小冊子。審判是在鼓動使用私刑的那種強烈的仇恨氣氛下進行的。鋼鐵和煤礦勢力所主辦的每一家報紙，都連篇累牘地拼命加與被告種種稀奇古怪的誹謗。

這還不算完。審判的前夕，納爾遜因為一次嚴重的汽車失事躺在匹茲堡醫院裏，病得很厲害，竟又遭到一個舞着手槍，嚷着他是那個審判的法官所建立的反共美國人協會會員的歹徒的攻擊。當時，納爾遜那條受傷的腿正夾着石膏板，他痛苦地從病床上爬起來，在同房病人的幫助下，解除了那個兇漢的武裝。斯蒂夫去受審的時候，帶着病，發着高燒。法官拒絕將審判遲延一天甚至拒絕延遲一個鐘頭或十五分鐘，不讓被告見一見一位從紐約來考慮受理這個案子的律師。

可是，這位在柏爾察特和匹茲堡戰鬥過的人却英勇而幹練地替自己作了辯護，使得這次審判成了美國勞工史上的難忘的一頁。他知道他是一個為美國工人、為人類、為和平而發言的人。

今天，他又與另外四位匹茲堡工人階級的領袖，四個具有同樣品質的人，在史密斯法案下受

審了。他們殘忍地把斯蒂夫·納爾遜跟他的妻子和兩個年青的孩子折散了。我一定要儘力大聲疾呼：他們想要斯蒂夫的命。祇有你們的聲音，人民的鼎沸的聲音才能夠營救他。所有我們這些要和平、不要原子彈的恐怖，要民主、不要法西斯的人，都和他一同站在被告席上。

現在，請唸唸這本書：請自行鑑定當局要把他活活埋葬的這個人的才幹吧。

約瑟夫·諾爾斯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日

出版者附言：二月十日，正當本書付印的時候，斯蒂夫·納爾遜已交保兩萬元獲得保釋。賓夕法尼亞州的最高法院已同意覆審他的判決。這個勝利是全世界千千萬萬人的抗議贏得來的。二月二十四日，史密斯法案審判已在匹茲堡開庭。與納爾遜同時站在被告席上的，有參加過西班牙戰爭的另二位老戰士歐爾文·魏斯曼，還有黑人領袖班·卡利色爾斯；工人領袖威廉·亞伯特遜；以及工人日報記者傑姆斯·道爾生。他們全都有被判處五年徒刑的危險。

引言

一九三〇年三月一日，芝加哥機械工人大廳的門前停着十二輛警車，一隊警察排列在人行道上。大廳裏面，大約有七百個失業工人正在計劃舉行一次爭取失業保險和救濟的示威遊行。

下午四點鐘，會議結束的時候，警察把門全都堵住，叫每個人都留在自己的座位上。後來，工人們不得不從兩行警官當中穿過，人人受到盤問和搜查。七百個工人當中，有一百一十三個被捕，給塞進了警車，送到芝加哥偵探總局，這地方也就是赤黨偵緝隊本部的所在。

過了幾個鐘頭，九十九個犯人被釋放了。十四個人預定要受『特別審訊』。這批人當中，有一個我們管他叫作『小毛頭』的十四歲的小伙子；有鋼鐵五金業工人聯合會的一位領袖玖·達里特；有失業工人的一位黑人領袖奧列佛爾·勞；有國際勞工白衛會的一位領袖安迪·紐霍夫；有一位失業畫家詹尼·羅德曼；有共產黨的一位領袖納爾斯·克賈爾；還有我自己，當時是一個失業工人。

從下午五點鐘到晚上十點鐘，這十四個人一直留在那個大房間裏。

納爾斯說：『這是一場佈置好的毆打。那些赤黨偵緝隊的臭東西馬上就會回到這兒來的——』

他們一定是出去喝酒，吃晚飯去了。今天晚上他們需要加一把勁哩。」他帶着諷刺地結束說，「留心吧；別上他們任何的當。要是你接受了他們的提議，無論如何，也還是免不了「嚴刑拷打」！要是他們分開了我們，我們每個人所吃的苦頭就會更多的。」

一會兒，八個特務走進房來，登上講台。那十四個人正對着講台，坐在一張長木凳上。其中有七個特務，全是又大又壯的個子，坐在高高的講台上的桌子後面，解開了他們的上衣、襯衫、和領口，把手槍全都擺在桌上，望着坐在板凳上的人。第八個特務名叫包探巴克爾，是個大漢子，一雙手也大得出奇，他站在台邊，灰色的帽子罩在腦後。

「我的天，」後面有一個什麼人說，「他們樣子雖然不同，可叫你分不出誰是誰來。」

看着那八張毫無表情的面孔，被捕的人開始忐忑不安了。

納爾斯說：「保持鎮靜。他們受不了這個的。」

這時候，包探巴克爾打手勢要兩個特務跟他來。他們一句話也不說，就走到坐在板凳上的人的面前，抓起兩個人，把他們使勁地推到走廊上，關上門。

不久，門外傳來了尖叫聲。坐在板凳上的十二個人給嚇僵了。

包探巴克爾和那兩個特務走了回來，一面邪惡地微笑着，一面用白手巾擦着手。

「你，」巴克爾一個手指頭指着那個孩子，喊道：「你這小搗蛋鬼。」

「你說誰？我？」那個孩子站了起來。